T2258
1222

黃輔辰行畧

傳記行述彙輯第50册

蔣酌黃後循良錄

同治五年十二月初八日內閣奉

上諭劉蓉奏道員積勞病故遺愛在民臚列政
蹟懇請表章一摺吏治之興以盡心民事爲
斷已故陝西鳳邠鹽法道黃輔辰歷官中外
二十餘年其在本籍創辦團練繕治城防勸
儲倉穀諸事均能通達政體便利小民及在

陝西鹽法道任內興辦屯田復采輯書籍為
營田輯要以利民食正經界定限制緩錢糧
定租額種種籌畫卒能以所言見諸施行期
年之中查出叛絕各產三十餘萬畝招民認
墾接濟軍食陝民全活者甚衆並督辦省防
保甲曉諭漢回編立十家牌稽查奸宄復整

頓省城義學以課勤惰該故員任勞任怨矢
慎矢勤及病亟猶復續擬營田章程詳請立
案其忠君愛民之忱亟宜嘉獎以勸將來已
故鳳邠鹽法道黃輔辰著准其入祀陝西名
宦祠並將該故員政蹟宣付史館以為循良
者勸欽此

前浙江道監察御史臣梁經先恭錄

奏

署陝西巡撫臣劉蓉跪

奏為道員積勞病故遺愛在民謹臚列政蹟懇
恩特賜表章宣付史館以勸循良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查鹽運使銜陝西鳳邠道黃輔辰貴州貴
筑人由進士出身簽分吏部主事洊升考功司
郎中

京察一等以知府用分發山西保升道員旋蒙
簡放陝西鳳邠鹽法道同治四年五月到任於本年
十一月初六日在任積勞病故臣惟前漢文宣
之世首興吏治其時如黃霸龔遂輩盡心民事
皆加爵贈秩賜金以示優異光武當河北甫定
隴蜀未平首拔卓茂為太傅用成中興盛業雨

漢循良亦遂冠絶今古歷代國史專列一門臣
起自草茅未窺中秘嘗見故大學士阮元文集
蒐輯陸隴其等二十餘人或以維持政體或以
平反大獄或以講求水利農田或以辨理保甲
團練不論官職之髙卑惟以吏事爲斷限考求
事實彚爲

國朝循吏傳以備史官采擇誠以吏治關係國家
安危失人則決裂破壞衆志以隳得人則斡旋
彌縫邦本以固傳曰一夫得情千室鳴絃由此
道也竊見該故道歷官中外二十餘年心術正
大吏事精能其在吏部持平秉正不阿長官清
介之操同僚共信其在本籍創辦團練周歷鄉

村繕治城防勸儲倉穀諸事具備曾奉
文宗顯皇帝恩旨嘉奬其在山西停鐵錢之鼓鑄罷釐
金之細碎尤為通達大體便利小民兩署冀甯
道水利緝捕悉心區畫後因告假回籍臣興遇
於成都諮詢治術商確古今覺其遇事講求卓
有條貫心實敬之嗣臣奉

命撫陝慨念秦地荒蕪民食艱窘鋭志興辦屯田因
以書詢利弊該故道為陳十二難復采輯官私
書為營田輯要大旨在於用民而不用兵與民
興利而不與民爭利其竝論皆衷於體要及蒙
恩簡任鳳邠臣即委以西安同州鳳翔延安乾州邠
州鄜州七府州屬營田事務卒能以所言者見

諸施行當創辦之初議者多以藉濟軍餉為言該故道獨謂與其急籌贍兵存脊望於閭閻而餉需終歸無著不若寬以待民使民樂趨於隴畝而餉源或可自充然欲使民樂趨於墾荒而無後累必使民得為世業而有餘資於是為之正經界定限制緩錢糧定租賦籌畫既備詳請

臣縷悉具奏乃札飭各州縣次第舉行各牧令
或狃於積習或未得肯要該故道皆於公牘手
自批答詳細指示又慮日久懈弛詳定考課章
程以資懲勸本年八九月間病卧牀褥自知不
起念各州縣墾荒者漸次報滿徵收租穀弊竇
滋多因力疾續擬章程請咨部立案逮病篤稟

請開缺猶以接辦營田須擇不狥情面不事更
張之員為請其憂國奉公念念不忘實出誠悃
有非人所能及者計自去年六月至今不過期
年查出叛絕各產三十餘萬畝認墾者已十八
萬餘畝並有已屆一年期滿陸續呈交租糧者
近值捻蹤西竄華州渭南均賴營田租麥接濟

軍食其辦理實著明效秦中自遭兵燹諸事竭蹷如省城之育嬰堂種痘局以及省內外各書院養濟院水道渠工由叛絶產中湊撥借資整頓全活者不一而足使該故道始終其事更歷數年則民氣可冀復元諸廢可期備舉不虞遽爾溘逝臣實惜之本年五月徊逆竄擾秦疆臣

飭該故道督辦省城保甲會集官紳漢回剴切
申諭編立十家牌料民審戶使奸宄無從匿迹
又以省城舊設義學廢弛日久該故道親往查
考塾師課讀勤者嘉獎惰者更易皆出於實心
實力不事虛飾竊惟比年吏治廢弛士風頹壞
皆由士大夫利祿情深公家計薄上以粉飾求

治下以詐偽相蒙雖屬職分所當為猶藉文法
以巧免況於職守之外别事經營苟非有利可
圖誰肯悉心求濟該故道所管鳳邠鹽法事務
本屬無多獨能規三秦遠大之圖為百年經久
之計任勞任怨矢慎矢勤惟裕
國以為懷雖盡瘁所弗恤身沒之日家若寒生無

一語之及私僅遺經以教子此愚臣所為撫膺
愧歎且深為秦民惋惜者也伏惟我
皇上興吏治以厚民生奬清修以勵臣節孜孜求治
于今五年竊謂如該故道清操惠政樸學實行
允堪媲美前賢增光
聖代謹臚列生平政蹟仰求

皇上天恩特賜優詔褒卹准將該故道入祀陝西名
宦祠並懇
飭下臣章宣付史館以備將來纂循吏傳時采擇事
寔庶循蹟不致湮沒頹風藉以激揚以垂
聖主中興之休聲而繼兩漢循良之盛軌愚昧之見
是否有當理合恭摺陳奏並將該故道所輯營

田輯要三卷進呈
御覽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
奏

特詔嘉奬循良錄書後

中議大夫鳳邠道琴塢黃公之没也以同治丙寅冬十有一月六日越三日中丞湘鄉劉公以政蹟

聞

上特詔嘉奬許入祀陝西名宦祠政蹟宣付史館為循良勸時捻氛日熾道路梗阻經先羈滯里門謹就

所稔知　公者撰聯語卌四言郵寄以輓愧無以窺
公之深也明年春聞道趨會垣謁　公靈藪辯香焉
公子彭年太史出示　公行略並屬書劉公疏暨所
奉
諭旨都為一冊署曰
特詔嘉獎循良錄將付剞劂傳之永久經先受而讀

之始終　公生平清風亮節讜言榘行在山出山為
國為民史傳所載碩儒名臣乃身親見之宜其上結
主知負時重望所至造福嘉惠元元獨吾秦兵戈未
已創鉅痛深旁畫營田所施不竟嗚呼惜哉為之繼
者果一如　公言不狥情面不事更張闗輔億萬灾
黎食　公德將未有艾而　公愈以不死矣往歲仲

春誥　公鳳邠道署卷軸羅几清談竟日朱顏綠鬢迴首黯然尤難者易簀之前暇豫從容釐理未了公私各事垂訓後昆並自書聯語腕力如平時倘所謂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者非邪展讀遺墨求畫直幅便面俱於是日拜登可勝愴感經先筆畫庸劣何足以塞太史之請顧念與太史早年登第同座主又夙以文章道誼

相切劘既辱　公知義不敢辭迺薰沐再拜書而歸之並贅言如此非直高山景行藉繩趨步而追念遺愛亦實有不容自已者爾丁卯春三原梁經先謹書

先府君行畧

曾祖考朝瓚　皇貤贈中議大夫鹽運使銜陝西鳳
邠道　曾祖妣張王　皇貤贈淑人
祖考承謨　皇贈中議大夫鹽運使銜陝西鳳邠道
祖妣羅　皇贈淑人
考運裳詹事府主簿銜　皇贈中議大夫鹽運使銜
陝西鳳邠道　妣匡　皇贈淑人
先君諱輔辰字琴塢貴州貴筑人由縣學生中道光
壬午科舉人乙未　恩科進士　欽試引　見以主

事用籤分吏部補文選司主事陞驗封司員外郎考
功司掌印郎中　京察一等截取　記名以繁缺知
府用分發山西告假回籍　特旨以道員仍發山西
賞戴花翎兩次署理山西冀甯道加鹽運使銜戊
午已未兩科山西鄉試監試官調直隸軍營調回山
西軍營告假回籍寓居成都　特旨簡放陝西鳳邠
道同治五年十一月初六日申時卒於官年六十有
九

先世自宋代　肖三公有子二十一人遣居四方授

之以詩所謂三七男兒總熾昌者也明代 貴海公
自江西瑞安遷湖南醴陵十五傳至 先祖經林公
遷於貴筑 經林公子四人長 兌楣公安泰以
先君官 封奉直大夫次石香公輔廷山西垣曲縣
知縣次 斗南公輔相廣西鎮安府知府署右江道
殉節 贈卹如例次即 先君
嘉慶壬戌年 先祖母匡太淑人有疾 先君時方
五歲侍枕側至夜半不寐 先祖驚抱持之先是
外祖左望亭先生遇 先君逆旅中奇其貌及聞姻

家述 先君天性至孝遂以吾 母左淑人許字
丁卯 先祖自楚移家入黔貧甚不能延師 先君
失學丙子初受業於傅滌泉先生璜始學為詞賦應
童子試取古得佾舞生恥之入樓上讀書七閱月未
嘗就寢倦甚則斜倚案上假寐而已次年丁丑三月
學成應縣試第一府試時太守周公於廣坐中謂
先君曰論文仍以汝為第一特不欲汝多占人地步
耳 先君終身誦其言是年入泮
先君院試時 先祖患噎膈之證已篤侍疾目不交

睫者數旬　先祖棄世後家貧無以爲葬　先君徒
步走雲南訪李都司德普貸得三十金營葬　先君
體素孱弱甫抵家順足癱困卧夢　先祖來撫摩患
處驚覺痛立止往返三千餘里無所苦
己卯　先祖母匡太淑人棄養　先伯父兌楣公
石香公遊粵　斗南公館於花氏以家事屬　先君
僅遺錢四百米兩斗家中至和麥麩作餅煑稗爲粥
以食衣不蔽體　先君恬然安之誦讀不輟　先慈
左淑人勤女紅與　先君共一燈率至夜半鄰有孔

先生餘三者亦貧而好學與　先君讀書聲相聞嘗
兩日不舉火孔先生襭庭中桃棗　先君其妻亦呼
先淑人共食意甚得也是時惟傅先生及徐丈毓
東時周　先君之急
家貧不能置書與唐子方丈樹義往還勸　先君博
覽時攜小童負書簏置几上因得縱觀道光壬午舉
於鄉座主光律原先生聰諧謂　先君漢書精熟
先君嘗自言吾學得力於子方者爲多乙酉館淸鎭
丁懷甫大令貢嗣署丁皖人蓄書亦多　先君手鈔

數十冊所學益博

先君嘗自言獲交徐丈始相規以謹言一語偶失面責無所寬假丙戌隨　先伯父石香公至晉鄙官場積習遂有志爲經世之學又力行功過格日之所爲夜必簿記數年之後乃能有以自立

乙未通籍觀政吏部讀例有疑輒加籤記後逢修改則例之歲依　先君所記更定者凡若干條崔國民丈侗陳勿齋丈士枚例案極精熟夏一鄉丈恒尤憓直三君在考功皆以老輩自處與　先君一見卽相

得甚歡

書吏舞文往往舍例援案　先君與同司搜輯舊案分別存銷存案分門別類用大簿書之懸於司堂遇有疑事嘗援舊案舉手可得　先君又自錄一冊時時檢閱書吏之弊少息

先君在銓曹務持大體不阿長官咸豐初年陝西巡撫張公祥河糾一縣令其人伺張公入覲訴之於途疊訴於功司　先君批駁而堂官受其詞其人遂咆哮堂上　先君使吏拘之白堂官謂督撫舉劾之權

不可撓參員訐告之風不可長遂具稿請交刑部治
罪又直隸易州某以賄逮問得實交吏部議侍郎某
公陰左右之侍郎與易州皆　先君同年進士也
先君與侍郎爭論不少假借卒處分如例豐蘭泉丈
埒時掌功司鑄硬黃二字小印貽　先君　先君述
懷詩蹉跎十九年中事贏得人呼作硬黃蓋指此也
又嘗與尚書長白恩桂公爭渭南縣令武訪疇議敘
事忤長白公意七年不遷員外後長白公病亟尚書
陳文恪公往問之至吏部堂宣言曰小山將死矣謂

黃君淹滯久嘗遷其言也善　先君嘗言長白公治事精覈吾以忤公故凡事益加愼他山之石可以爲錯吾受其益不少也

尙書祝公慶蕃嘗請令官員罰俸概繳實銀以充軍餉事下部議　先君力持不可議遂寢鴻臚少卿劉公良駒疏請刪減則例謂書吏舞弊由於例文太繁　先君謂不淸治原但知減例弊將益甚擬覆疏略云敢有骫法之吏自有懲吏之法不得因吏之壞法遂減例條劉公見之語　先君吾兩人所言一則本

原之論一則救時之策也大學士陳文恪公奉
詔議陝西回民拜雙文罪名以屬　先君　先君據
刑部秋審比擬條欵擬入情實入謂老於刑律者不
能過云
咸豐癸丑解組歸黔爲蜀遊甲寅返自蜀而遵義楊
瀛之亂及上下游苗匪教匪先後並作乃會官紳治
鄉守先城而後鄉先保甲而後團練分城中爲八段
統以總紳每段分街道統以散紳編甲審戶手持簿
書遍歷衢巷陳說利害嘘以大義夜則率諸紳巡察

有警登城事皆宿辦建倉三十八厫積穀二萬餘石鑄大礮百六十尊佗城守之物稱是練親兵五百人爲遊騎策應城內既定乃治四鄉合寨爲團設之長合小團爲大團設之總察形勢建碉卡勸輸粟製器械簡丁壯定操期設偵探置傳遞鄉之善士嘉勸之不善者董戒之士豪積匪之最著者執送有司誅一人餘則榜其名於通衢交團管束予以自新期年之間衆情翕然時賊環省城四面擾遵義黔西貴定龍里平越開州清平而百里之內屹然保固至今通省

糜爛省城謹守成規倘能支持皆　先君創辦之力
也
貴陽之長寨八寨與平越之王卡八寨開州之蕭窩
八寨夾峙清水江側皆苗民與漢民積不相能下游
苗變之後漢苗尤相猜忌先君遣彭年偕過君瑞雲
入其寨親勸諭之盡得漢民侵欺狀爲蠲除之使合
團後賊犯清水江苗民無從賊者賊退　先君召之
來勞以牛酒苗民以手自指其心泣曰小苗只憑此
一點耳其誠感如此

丙辰二月貴東道兵潰於淸平遁入淸水江賊尾之渡河焚掠數十郁寨　先君旣調團隨官軍擊卻之馳往招集流亡籌辦善後時賊甫退土匪四出剽掠　先君與唐鄂生炯分兩路搜巴香　先君擒斬三人唐君擒斬十四人亂始定富民倉廒存穀未被焚者悉爲封識比其返也勸輸以助賑是役也被難千七百戶大小五千餘口人給兩月糧用穀三千餘石尙存穀二千餘石爲團內修復之費出省時實不持一錢也又查出叛產約值三萬金爲籌招種取租以

巴香去城邑遠請以所入租穀置汛官率兵五十人
戍守擬定章程呈當事會　先君去黔官有利其租
者置汛之議遂廢　先君聞之深爲太息云
武生羅憲章者种民之尤黠者也賊入清水江團民
多脅從巴香龍丹山與憲章實應賊憲章美鬚髯賊
至薙去以爲人不識也賊退仍治團事丹山既伏誅
先君移書督防知府徐河淸請除憲章徐答書言
環羅家寨种民數千戶慮搖動生變　先君領之至
落掌憲章來迎　先君與歘語若不知其應賊者次

日大合圍衆赦脅從導被惑入教之民使具悔狀事畢詢於衆曰鄉中獨無仗節死義者乎衆曰有羅燦奎者憲章叔父也賊至其家使具食燦奎曰吾不能豢賊入廚下自經死　先君聞之泣問燦奎有子三人則遣練勇牽馬迓以來撫摩慰勞予功牌頂戴樹坊通衢旌燦奎之忠衆皆感泣遂厲聲斥憲章曰燦奎細民汝武生燦奎叔丁汝團長燦奎死汝作賊罪不可赦憲章懾而跪汗出如雨滴階下有聲　先君顧團衆有保憲章不復叛者乎衆皆默　先君又宣

言憲章果叛保者同坐願保者進不願保者退衆咸
退獨羅家寨與苗寨三人留　先君先詢苗寨二人
對曰憲章雄踞一方慮公縱之出吾屬無噍類詢羅
家寨則曰法固當誅同族畏其強不敢不保　先君
諭以無恐則亦退乃縛憲章斬之爲易園長科民卒
無敢動者歸具牘當事爲燦奎請䘏於　朝是行
也巡撫蔣公蔚遠假　先君便宜故捕誅謀逆之王
登學姜洪皆不煩用兵而弭亂未形云
丙辰十月至山西時捻逆往來豫中晉疆戒嚴大府

檄　先君籌防　先君披檢輿圖稽之方志委員查
勘手自摹繪每文報至指示形勢道里遠近較他人
親履其地者爲詳且稚河東道黃公經營欲移紅渠
之兵進防盧氏　先君言防盧氏兼防永甯因指二
邑距陝州道里遠近皆以紅渠爲總匯黃公心折凡
所措置多類此又嘗爲恭襄公恒福草疏請復孟壽
營舊制又嘗建議裁北鎭兵益南鎭當時未見用後
皆施行同治辛酉去晉時冀甯道鍾秀公出防灘澤
來詢方畧　先君刊一冊與之越數年公來書猶以

守　先君言邀敍加秩相勞謝云
晉省平定州設立戶部寶泉分局原議移鑪就鐵鑄錢運京以濟銅錢之乏繼因錢質過低復令就地行銷除工本外將每歲餘息解部咸豐七年分局以每年鑄錢十九萬餘串平定一州難於行使請各府州縣一律行使鐵錢八年更添三鑪鑄錢愈增平定紳民呈請漸次搭用銅錢分局遂以阻遏爲詞　先君建議謂晉省鐵錢難於暢行實因銅幣尚敷周轉闤平定壽盂諸邑因鐵錢時值較銅錢甚賤商民惑於

小利凡以銀易錢者均取鐵棄銅奸商復將銅錢藏匿居奇由是銅錢日少鐵錢日增而銀價日貴分局增鑪鼓鑄有抑無已直豫兩省以爲平定鐵錢暢行紛紛載運入境鐵錢愈多而愈滯銀銅日少而日昂小民逐末所得鐵錢不足償本則百物騰貴貧民無以聊生民間請銅鐵並行不過欲借銅錢以減銀價並非棄鐵錢不用也分局所重惟在餘息易銀計每歲解部不過三萬餘兩而鑄錢則無限制將欲行布於通省則征收錢糧必至鐵多銅少難於易銀批解

晉省錢糧爲數甚鉅以數萬兩之餘息致礙數百萬之正供利害相懸固屬不值若止平定一州行使則一州之用銀有限而分局之鑄錢無窮銀絀害生卽欲嚴法重刑勉强行使其勢有所不能況利害相因利所在則衆爭趨害所在則衆爭避爭趨之而利困難久爭避之而害更可虞平定在萬山之中設鑪以後匠作夫役並挖鐵運鐵及外來趁利各項人等日聚日多匪徒混跡其間易聚難散恐歲出之利甚微流貽之害甚大議上巡撫英桂公屬　先君爲草疏

小利凡以銀易錢者均取鐵棄銅奸商復將銅錢藏匿居奇由是銅錢日少鐵錢日增而銀價日貴分局增鑪鼓鑄有加無已直豫兩省以爲平定鐵錢暢行紛紛載運入境鐵錢愈多而愈滯銀銅日少而日昂小民逐末所得鐵錢不足償本則百物騰貴貧民無以聊生民間請銅鐵並行不過欲借銅錢以減銀價並非棄鐵錢不用也分局所重惟在餘息易銀計每歲解部不過三萬餘兩而鑄錢則無限制將欲行布於通省則征收錢糧必至鐵多銅少難於易銀批解

晉省錢糧爲數甚鉅以數萬兩之餘息致礙數百萬之正供利害相懸固屬不值若止平定一州行使則一州之用銀有限而分局之鑄錢無窮銀竭害生卽欲嚴法重刑勉强行使其勢有所不能況利害相因利所在則衆爭趨害所在則衆爭避爭趨之而利困難久爭避之而害更可虞平定在萬山之中設鑪以後匠作夫役並挖鐵運鐵及外來趁利各項人等日聚日多匪徒混跡其間易聚難散恐歲出之利甚微流貽之害甚大議上巡撫英桂公屬　先君爲草疏

入　告疏再上分局始撤
咸豐三年賊入封門口連陷郡邑時承平久晉中大
吏未諳軍旅官幕亦無會理糧臺文案之人而征兵
調餉刻不容稽供支遂多逾例又任事之大吏以爲
事後可以補奏而不料其去官之速繼事者又諉非
任内之事未經陳奏及咸豐六年改軍需爲報銷局
承辦之員見銷數絀於用數則增車馬口糧之數以
益之七年　先君領局務悉令罷去使依十二奏案
分戸部之口糧兵部之車馬工部之器具計用銀百

八十餘萬僅銷百二十餘萬歸各營自行報銷者十
餘萬其不能報銷者尚三十餘萬議歸外銷有請州
縣攤捐者　先君曰州縣累重非侵盜庫帑則朘削
民生非策也謀之河東道黃公由鹽斤加價分六年
彌補事竣　先君以給核得宜奉　旨嘉奬
晉中當事籌餉艱難議抽釐稅　先君謂晉民商賈
在外且山程也與東南諸行省通舟楫者異釐金所
入無幾而病及貧民不如勸捐之病在富民而足以
濟餉爭之數四不能得且請非　先君督辦不可

先君又言必不得已請除細碎只取大宗初定八宗
繼增成十四宗其布帛菽粟關民日用者概不抽取
後以事與當事爭論布政使常績公謂　先君宜少
遜謝不知大府有肝疾乎　先君答言吾官雖微五
臟豈獨不全也持正不阿大率類此
先君以抗直數忤當事意然當事雅重　先君嘗語
先君人言相見恨晚吾則相知恨晚　先君去晉
挽留至再及　先君以病閒居保定猶遣弁往迓
先君答書謝之並自陳云起家寒素先世無一命之

榮賦性迂疎　朝右無一刺之納生平風節畧見於此

先君究心輿地之學在黔則請戍淸水江以固省城在晉則請駐兵紅渠護會輿鎭以固鹽政已未至大沽海口則請北塘置守繪圖貼說言之郎帥不見用後卒以北塘失守致潰全局壬戌至蜀佐總督駱公幕用兵三載隨宜布置粤逆石達開寇川東南兩載我軍扼之江畔不得渡則繞滇疆先遣中旗自甯遠入蜀疾趨漢中日數百里引官軍北向達開乃乘虛

而窺黎雅一夕 先君覽文報有曾甸地名謂駱公曰此入蜀要道也過大渡河則無險可扼矣急調振武軍總兵唐君友耕回軍扼河而守甫至賊舟已近岸擊禦之會河水盛漲夷酋助官軍擊賊遂擒達開向使唐君稽遲半日賊已渡河登陸則蜀患方殷事機之順天時人事若相湊泊云

同治癸亥劉公蓉奉 命撫陝慨念秦地荒蕪民食維艱銳意興辦屯田而以書詢利弊 先君爲陳十二難因采輯官私書爲營田輯要凡言成法者十有

七言積弊者十有四於制田物土之宜悉博采而詳言之大旨在於用民而不用兵爲民興利而不與民爭利皆集前人成說著於篇章使人自酌而不參以已論識者稱體要焉及　簡授鳳邠乙丑五月履任則以所言者見諸施行劉公亦深相倚重時軍事方亟議者多以軍餉爲急則有設屯招佃諸議　先君既歷言其不便因謂與其急籌繕兵存奮望於閭閻而餉需終歸無著不如寬以待民使樂趣於隴畝而餉源或可自充欲使民樂於墾荒而無畏難必使民

得爲世業而有餘利於是爲之正經界定限制緩錢
糧定租谷章程旣立劉公以聞於　朝遂檄各州
縣次第舉行其或狃於積習或未得肯要則於公牘
內手自批答語之不憚其詳言之不嫌其複又慮其
懈弛也爲之嚴考課以示勸懲行之期年計查出叛
絕產三十餘萬畝已認墾田十八萬餘畝並有一年
期滿陸續輸租者丙寅秋間病勢日增因念征收租
穀弊竇滋多力疾續擬章程詳請咨部及至十月病
篤稟請開缺猶以接辦營田須擇不狥情面不事更

張之員爲請　先君殫心於　國計民生功施未
竟蓋不能無遺憾焉
甘肅大吏請變賣陝西叛產以濟甘省餉需事下所
司　先君謂籌辦營田事雖紆徐然漸次開墾一二
年後銖積寸累不無補於倉儲六年之間辦理得人
成效可以預計若變賣之舉欲以數千頃之荒地遽
變爲數十萬金名雖足以動聽而實不足以贍軍迨
歲月遷延章程紊亂欲變價而田無可售即欲復限
年交租之議而法亦難行因條上不能行者一不可

行者四其畧曰陝省殷實之戶惟西同鳳較多而受回逆之害亦惟西同鳳最烈蓋因事起倉猝幾於靡有孑遺本年籌辦營田酌量等則準俟一年後每畝按則交租以六年為限限滿交足換給契紙作為永業計租之所值較民間尋常價買不過十分之三而又寬以年限不致迫促其有力之家不待六年補足租額亦即作為永業果有富商巨賈不難照數呈交無論招佃轉售均可獲利乃迄今半載認種寥寥多因厚實之家焚掠殆盡事後逃歸雖自有之田荒蕪

甚衆何暇別圖良產所謂不能行者此也至所謂不可行者量地售賣必待富民本省無人則將求之鄰省鄰省富民安土重遷未必肯離鄉井間有其人亦必合計往來資斧及牛具子種棚舍人工坐食之費而尚有贏餘乃肯認買官欲速售則定價不得不減價減而良田先售則瘠地之價不得不再減在官日有減價之議奸民愈存希冀之心歲月躭延拋荒更無人種其弊一地之肥磽惟里胥糧正知之最悉乎日早欲侵吞冀乘急售之時圖遂平時之願其私既

遂則又必借故展延田地日久日荒更無人問何能
以濟急需其弊二兵差絡繹供億繁多雖征存正欵
尙虞州縣虧挪此項變價之欵陸續投收悉徒以濟
各州縣之急未必果濟軍務之急其弊三地方官不
盡可恃勢必揀派賢員設局招買現報有叛產二十
餘州縣旣無此多員派委而一切薪水局費就變價
中提取歷時旣久所入不敷事必中止彼時再議招
墾則良田已去瘠土猶存農民藉口有詞限年交租
亦必沮格其弊四有此四弊陝省變賣荒產所以必

不可行也議上劉公據以入　告變價之議遂止
關中書院舊設膏火六十分道光中朝邑縣生員劉
學寵捐增六十分嗣各官又捐廉給膏火六十分統
計百八十分故月課常至八九百人軍興後庫欵不
充各項生息本銀大半提用以供餉糈彭年主關中
講席時僅存官捐六十分而已育嬰堂兼管種痘局
義學尤省城善舉向歸鹽道經理所有經費前官虧
挪每歲所入幾不敷四義學之用育嬰堂漸形支絀
牛痘局遂已停種　先君旣同當事諸公倡捐先開

痘局施種復於咸長兩邑各撥叛產六十頃招種取租爲彌補書院育嬰堂經費在家見孫曾呼寒加衣輒念堂內嬰兒爲增衣褲視四義學亦如家塾時往查考塾師功課勤者嘉奬惰者更易彌留之際猶慮租穀需時預籌來歲痘局錢五百緡送交董紳蓋實心實政出自至誠故始終不懈如此又劃撥叛產取租歲修灞岸隄工又省外各郡邑書院及養濟院渠工之屬由叛絕產內奏撥借資整頓全活者不一而足

丙寅四月有以撫回之策干陝甘總督者劉公與
先君皆難之　先君博采衆論同布政使林公上書
總督以爲逆回之投誠斷難憑信陝省之可慮更復
多端其詞曰大凡賊之乞降勢先窮蹙去年回竄平
固以來尚未開仗今且陷我靖甯隆德横亘東北窺
伺汧隴邠鄜較前猖獗卽使懾於軍威之盛亦非綱
張圍合無可遁逃忽然搖尾乞憐豈眞甘心帖服況
自滇回滋事屢撫屢叛習爲故常彼聞我兵方謀大
舉帖耳來歸將來督師西馳勢仍復叛若非苟且緩

兵之計卽是圖入腹地逞其詭謀犬羊之性貪而無親貪則其亂易成無親則其眾難一目今乞降之頭目阿渾卽係眞心及事定解散不復能統其眾旣不能與該回一一要盟則一人唱亂羣吠復興謂可永遠革心誠恐必無其事所謂斷難憑信者此也至於陝省自遭回亂或全家屠殺或十存二三廬舍盡焚田園荒廢蕭條千里斷絕人煙民間受害旣廣怨隙難解卽使臨之以威强之以法令挾不共之仇權爲同居之侶而人懷前忿如火易燃未可相安時虞生

變可慮一逆回就撫豈能裹糧入秦秦中荒蕪數年
迄今土不備墾得糧無幾參此殘黎旣供本省各軍
又籌甘肅兵食亦望早殲醜類長享太平誰肯罄糊
口之餘糧養百年之仇敵回民無從得食勢必刦奪
相仍納飢虎於室中難以禁其不噬可慮二回禍數
年陝省幸未陸沈貽　聖主以西顧之憂者以內
外不相應也省回五千餘戶現無外援尚稱安靖萬
一就撫之後歸鄉之回潛相勾煽肘腋禍生滇省前
車可爲殷鑒且省中回漢猜疑全賴官爲彈壓至回

民出城一步卽有性命之虞是鄉民之積恨甚深將來斷難安插日昨藥局灰燼災由雷火紳民惶懼已以外回勾結內回暗穴地道爲疑互相驚擾若聞歸陜之謀先有瓦解之勢可慮三陜西以彫殘之區籌辦接濟甘糧倉儲不足繼以采買采買不足兼行勸捐以及車鸁之屬無在不借資民間而民間驟聞陜回就撫懼其歸巢新集之民易散難聚驚逃之後辦理轉運亦覺艱難是不惟於陜局攸關亦於甘事大有妨礙可慮四逆回之難信如彼民情之可慮如此

蓋陝回與甘回情形不同辦理陝回亦與甘回有別
陝回少而漢多甘回多而漢少陝回旣已離巢甘回
尚在本境陝回倡亂在先甘回煽動在後論其情罪
度其事勢甘回尚可剿撫兼施陝回則斷難言撫非
不知盡誅之難也旣撫之後無可安置故除剿之外
無可設施也考古人徙戎之策原有遷置關外之條
現在玉門內外警報時聞亦未能遽議及此而陝省
廓清之後總不宜更召禍端苟貪目前之暫安必貽
無窮之隱患況暫安並不可得而隱患則可立呈萬

不得已或如撫院所籌該回久在平固卽令暫就該處呈繳軍械權宜安置自圖生理俟數年後如果陝民疑慮漸釋再行開導徐令陸續東歸若此時遽許入秦既非所以保漢亦非所以全回陝境如果重遭糜爛甘肅亦難望其肅清西北大局何堪設想某等職司地方公同商酌既見後來之弊不敢不爲先事之防伏冀俯采芻言通籌全局豈惟陝民之幸

國家實利賴焉書上未幾逆回果大舉寇鳳隴如所言以陝西有備不得入

嘗謂多言不如力行在晉時按察使某公以保甲公牘來商　先君曰事不躬親欲以一紙檄委員使羣情聯絡豈可得耶某公難之所行卒無效　先君在黔治鄉守則親歷郡塞衢巷在秦奉檄治省城保甲亦會合官紳漢回開示誠信故能衆志成城奸宄屏息咸甯令柳君坤厚為　先君言自保甲局開縣中數月無竊案云

在京佐陳文恪公治部員張某之獄詞連承審之楊君形如馮君志沂二君皆端人刑部既訊無賄託復

以難保無三字故爲周內　先君從容爲文恪言外
間以難保無對莫須有公矍然曰何至是二君得釋
在晉佐星使治臨汾令某濫刑斃命之獄某令故狡
獪時有移尸抵換之謠衆情疑慮不敢啓驗　先君
曰讞已具矣尸果易更究易尸者耳遣員啓棺驗之
杖傷宛然獄遂決先是按察使以下皆左袒某令
先君持之力及奉　廷旨詰責咸謂　先君有先
見云

先君自少至老手不釋卷自視欿然如未嘗學者怡

情山水遊踪所至輒圖其意辛酉乞病後自撰聯云書因少讀辭官補山未全看託夢游卽胸次可見矣嘗言廉退乃士人本分非難事也故生平出處進退辭受取予倍極矜慎而未嘗以廉退自高咸豐庚申山西巡撫奉　詔入都與當軸議　巡幸事宜檄　先君自隨嘗告　先君當軸雅重君數問君名宜往見　先君對曰以公事召則見卒不往京師派修工程視爲堂司調劑常例　先君在考功時堂派督修八旗營房與同司慶約公諭工頭毋得至私宅

人皆難之在晉時有以千金求列門下者卻其金勵以名節其人卒改行爲善彭丈崧毓漁舟紀談記淸操一篇謂　先君暮夜之卻千金之餽不以爲名絕口不道蓋紀實也

與人交坦白簡易不設城府或有疑　先君者開誠語之其人卒相信無他急友朋之難官考功時同僚有死以後事相託者延其妾及子女於家命　先慈左淑人爲之經理無世俗禁忌焉

先君事無鉅細熟思審處徹始徹終好爲深遠之慮

緣是心血虧耗然天性淡泊屏棄嗜欲平居簡默寡言自治公牘文字日課鈔錄外惟怡情前人書畫名蹟否則閉目靜坐故雖體弱多病而神氣湛淸七月二十八日感激時事心火上炎二十九日陡患癃閉轉成遺溺八月間調理漸痊九月初間復感風寒醫者誤投涼劑元氣遂至大虧二十日忽然暈厥急進附桂重劑幸得蘇醒遂命舉鳳邠任內所治事逐一條列具詳移咨二十七八日書遺屬呼家人徧加訓飭十月十一日自診脈息甚微強起取爲人所作書

署欵還之十五日氣息僅屬自書輓聯又書賜次孫
國瑾聯曰讀書有種子立志爲名儒十八日召國瑾
至前諭曰務名非所以示子孫爲易書下聯曰力學
爲眞儒十一月初三日夜半起坐聞鴉聲欣然作古
木寒鴉小幅擲筆仰卧遂并穀食不能進初四日譫
語多海國事良久顧不孝曰吾所言皆夢囈乎不孝
涕泣言此吾父憂時迫切之念搆成幻象者也
先君閉目不語旋呼紙作不如意恒如此六字嗚呼
孰知遂爲吾父絕筆哉先君自十月望後自知

不起不肯進藥劉公遺書相勸連遣醫來　先君感其意進藥一器旋復勅斷十一月初六日申刻遂棄不孝長逝嗚呼痛哉以　先君高年久病近百日而書畫不輟使非不孝誤進醫藥未必遽至不起不孝不知醫往歲旣誤吾　母今又誤吾　父也可勝悔乎

配左淑人事詳　賢母錄先　先君七年卒子五人長葆謙國子監生早逝以彭年官　贈儒林郎次郎彭年翰林院編修次晉齡次又齡次葆恒女三皆殤

孫四國墳湖北候補同知國瑾國璪國瑄皆幼孫女
四曾孫康官殤曾孫女一

嗚呼以 先君潔志精行深慮遠識宜若爲時而生顧以介直數忤於時又淡於仕進上官同僚稍不合義輒投牒引去獨晚歲起家入秦同官並見尊禮而湘鄉劉公閎縣林公尤能以誠心大義相切劘迺得抒其所欲爲而高年疾作厥功不竟此林公所以有莅事衰遲之歎也咸豐以來事變紛紜凡 先君爲疆吏區畫多關天下大計其事涉機要者不敢著又

稱人之過而後彰已之美　先君生平戒之至切尤
不敢詳謹臚其大畧可傳於世者伏惟
當代有道君子知言之士紀述而表章之不孝世世
子孫感且不朽

孤哀子黃彭年泣血謹述
姻世愚姪唐烱頓首填諱

皇清誥授中議大夫鹽運使銜陝西鳳邠道琴隝黃

公行狀

監利王柏心撰

曾祖考朝瓚　皇貤贈中議大夫鹽運使銜陝西鳳

邠道曾祖妣張王　皇貤贈淑人

祖考承謨　皇贈中議大夫鹽運使銜陝西鳳邠道

祖妣羅　皇贈淑人

考運裳詹事府主簿銜　皇贈中議大夫鹽運使銜

陝西鳳邠道妣匡　皇贈淑人

嗟乎天生經世之才不數數也資之學練之事歷數十年才乃成及與事功會甫得建立遽奪其年此沈幾偉畧之士所以勳名寥落而論才者不勝扼擘太息也年丈琴隖黃公之歿蓋亦同茲浩歎矣公諱輔辰字琴隖貴州貴筑人先世顯於宋至元有貴海公者自江西瑞安遷湖南醴陵十五傳至封公經林公乃遷貴筑有子四長安泰以公貴封奉直大夫次輔廷山西垣曲縣知縣次輔相廣西鎮安府知府署右江道殉節贈卹如令典公其季也年五歲有至性母

匡太淑人疾夜半侍側不寐左望亭先生者奇公貌
又聞童孺而性至孝以女字之卽左淑人也公少貧
溺苦於學邑試第一補弟子員遭封公之喪不能營
窀穸徒步走雲南詣所識李都司貸金三十歸至安
順足重繭困臥逆旅夢封公撫摩之所苦頓止往返
蓋三千里始克營葬逾年匡太淑人下世諸兄遠遊
褚惟青蚨四百甕有米二斗家人噉麩餅糠粥衣不
蔽體公讀書自如鄰有孔先生者與公書聲相答嘗
停炊二日孔先生饋庭中桃其婦亦呼左淑人共食

竟以忘饑家無書可博覽其友唐子方廉使遺舁載
籍悉披閱道光壬午舉於鄉座主光律原先生稱其
漢書最精熟又館丁大令所多藏書發篋盡讀之手
纂數十冊自是學益博仲兄宦晉偕之往慨然有志
經世之學日條所籍記其功過蓋已堅固不搖矣後
在銓部持大體治鄉團部勒以兵法持節冀甯佐籌
蜀政規畫遠大及觀察扶風興屯勸耕招徠流亡一
切設施足利賴百世又其忠忱所蘊結莫非　宗社
大計人服其才猷智畧何輻輳若是不知資學深練

事久蓋講明切究積數十年乃屹然負經世望云乙未成進士以主事用籤分吏部補文選司主事轉驗封司員外郎再轉考功司掌印郎中初讀例有疑籤記之遇修改多采公所更定吏舞文舍例援案公與同寮取舊案別銷與存存者悉分門類大書於簿懸之司堂有疑取以比附又自錄一冊時加檢閱吏乃不敢高下咸豐初秦撫張公祥河劾一令其人伺張入覲道訴之疊訴於功司公批駁而長官受其詞其人譁於堂上公命吏拘之白長官權不可撓風不可

長具稾請移刑部按之易州牧某以賄逮問得實下
吏部議侍郎某陰左右之公力爭不少假借侍郎某
牧皆公同年不顧也同官竇南泉埣目公爲硬黃鑴
小印貽之請罰俸繳實銀足軍餉者尚書祝公慶蕃
奏也下部議公力持不可遂寢請刪減則例者少鴻
臚劉公良駒疏也公擬覆疏畧言吏敢舞法自有懲
吏之法不得用此遂減條例劉見之大服大學士陳
文恪公奉　詔議陝西回民拜雙文罪以屬公據刑
部秋審比擬條款擬入情實人謂公不讀律而所定

爰書乃精審如是咸豐癸丑假還遊蜀甲寅返黔則
遵義楊瀛倡亂上下苗教各匪亦亂乃會官吏父老
謀防禦先城後鄉先保甲後團練析城中為八區有
散有總分縉紳統之編甲審戶晝則持簿書歷衢巷
陳利害曉以大義夜則率諸縉紳巡察有警乘城事
皆宿辦建倉三十六儲穀二萬餘鑄大礮百六十他
城守之具皆備練親兵五百為遊騎策應城內定推
之於鄉合寨為團有長合小團為大團有總建碉卡
勸輸粟製器簡卒操有定期精設偵探分置傳遞鄉

之善者奬之不肖者戒之豪强兗横者執而歸諸有司誅其桀黠餘則榜列通衢付團鈐束期年衆情翕然賊環擾遵義黔西貴定龍里平越開州清平獨省門百里内晏然保固至今守會垣者猶遵公約束貴陽平越開州諸寨夾峙清水江側皆苗民與漢民積不相能下遊苗變益加猜忌公遣子彭年與過君瑞雲入寨撫之使合團賊至苗無應者賊退勞以牛酒皆以手指心泣曰憑此一點不敢負公丙辰貴東道師潰遁入清水江賊尾之渡河焚村砦公調團隨官

軍擊御之親馳往收集難民籌畫善後土匪方四掠
公與唐太守炯分道抵巴香各有擒斬亂始定富家
倉穀未焚爲封識勸輸以助賑被難戶千七百口大
小五千餘人給兩月糧用穀三千餘石存二千餘石
充團中修復費未耗公家一錢也核叛產招種取租
以巴香距城邑遠請以所入租置訊官與兵戍守會
去黔有利其租者事竟寢是行按誅武生羅憲章尤
爲膽識過人憲章狆民尤黠者也廉知其通賊狀至
落掌憲章來迎與款語僞若不知者次日大合團赦

脅從大聲詢於眾曰鄉獨無仗節死義者乎眾曰有羅燦奎者恥爲賊具食入廚下自經死公泣問有子乎眾曰有子三命馳騎迎之躬撫慰予功牌頂戴且樹坊旌燦奎忠眾感戴遂厲聲呵憲章曰若細民汝武生若散丁汝團長若能死汝乃作賊罪何可赦顧眾曰孰保憲章不叛者眾默然公又曰願保者進不者退眾咸退獨三人留詢之苗寨二人曰憲章雄踞一方出則吾屬無噍類羅寨一人曰同族長其強不敢不保於法固當誅公麾之退乃縛憲章斬之爲易

團長紳民數千戶無敢動者歸具牒當事爲燦奎請
旌於　朝又捕誅謀逆者蓋巡撫蔣公假便宜從事
故弭亂不煩兵力先是公用京察一等截取記名以
繁缺知府用分發山西假歸　特旨以道員仍發山
西　賞戴花翎是年赴山西則豫境方中於捻晉亦
戒嚴大府徵公籌防乃鉤攷地圖地志遣員勘覆手
自繪圖由是形勢若指諸掌河東道黃公經欲移紅
渠兵進防盧氏公言盧氏兼防永甯因舉二邑距陝
州遠近實以紅渠爲居中黃亦心折代恭襄公恒福

草疏請復孟壽營舊制建議裁北鎭兵益南鎭皆其
卓卓者後卒施行迨去晉後任鍾秀公出防澤潞詢
公方畧刊一冊與之無不懸合者平定州設戶部寶
泉分局鑄鐵運京後改就地行銷歲納餘息于部分
局請通行增二鑪士民呈請配用銅錢分局以阻遏
斥之公謂民間不過欲借銅錢減銀價非棄鐵錢不
用分局解部財三萬餘銀而鑄錢無限行之通省鐵
多銅少難於易銀批解是以數萬兩餘息礙數百萬
正供若但行平定一州銀竭害生嚴法亦不可禁且

州在萬山中人徒聚多將釀患巡撫英桂公卽屬公草疏再上卒撤分局晉省官吏驟不諳軍興法餉糈支應多踰例大府又逡巡未及陳奏咸豐六年改局報銷司事者見銷數絀於用數則增車馬口糧數以益之公領局悉罷去使依奏案口糧入戶部車馬入兵部器具入工部計用銀百八十萬有奇僅銷百二十餘萬歸各營自行報銷者十餘萬不能報銷者尚三十餘萬有請州縣攤捐公謂非策與河東道黃公謀加鹽斤價分六年彌補事竣奉　旨嘉獎當籌餉

之際羣議分抽釐稅公曰晉地異他行省商多外出
且山程也抽釐徒病貧民爭之不得則強公督辦公
請去苛細其布帛菽粟關民日用者概不議抽凡再
權冀甯道加鹽運使銜兩充戊午己未山西鄉試監
試官調直隸軍營仍調回山西軍營告假回籍寓居
於蜀總督駱公延與諸商治體用兵三年贊謀畫悉
中機宜奉　特旨簡放陝西鳳邠道始劉公蓉之撫
陝也議興屯田以書詢公爲陳十二難因手輯羣書
爲營田輯要列成法十有七積弊十有四經制土宜

罔不條載大旨主用民不用兵興利不爭利博舉成說不忝已論俟人自酌劉公韙其說至公赴秦乃以營田倚公公亦自以所言慷慨發抒見諸施行議者紛紛進說公曰使民樂於墾荒而無畏難使得為世業而有餘利者上也為正經界定限制緩征收定租額規畫井井劉公以聞於　朝檄各州縣次第舉行或狃於積習未得肯要則於公牘手自批答腕至周詳又慮懈弛復嚴考課示勸懲行之期年清出叛絕產三十餘萬畝承墾者十八萬畝有奇且有一年期

滿陸續收租者丙寅秋公已疾作恐弊竇猶滋續擬章程詳請咨部至冬冬病革上牘請開缺猶以繼任必擇不狥情面不事更張者爲請大吏請變叛產濟甘餉事下所司公條上不能行者一不可行者四畧曰今辦營田十年後按則納租六年期滿給契作爲永業迄今半載認種寥寥多因厚實之家焚掠殆盡已田尚且拋荒何暇別圖良產此不能行者也至所謂不可行者量地售賣必待富民本省無人將求鄰省官欲速售不得不減價良田先售瘠田不得不再減

奸民愈存希冀之心歲月躭延更無人種其弊一地
之肥磽里胥糧正知之最悉乘急售之時圖遂平時
之願借故展延日久日荒何濟急需其弊二兵差絡
繹州縣虧挪此項變價逐漸投收恐徒濟州縣之急
未必果濟軍務其弊三現報叛產二十餘州縣無此
多員委派薪水局費提用不敷事必中止再議招墾
良田已去瘠土猶存限年交租亦必沮格其弊四議
上劉公據以入告變價議乃止關中書院膏火軍興
移用減三之二育嬰堂兼種痘及義學積久費虧有

告停者公與當事寮屬倡捐先開痘局復撥咸長兩邑叛產六十頃招種爲補苴各經費見孫曾呼寒加衣則念堂內諸嬰爲增衣襦視義學如家塾間親往稽其勤惰病中猶預籌五百緡助來歲痘局支放灞岸堤工外郡邑書院養濟院渠工皆由叛絕產內借資整理他修舉率視此公學於輿地最深在黔請成清水江而省城固在晉請駐兵紅渠而鹺務整在大沽海口請北塘置守圖說綦詳言之邸帥不用卒以北塘失守致潰粤逆石達開寇川東南贊駱公遣軍

扼江賊不得渡乃繞滇塞先遣中旗由甯遠入蜀疾趨漢中日數百里引官軍北向石逆遂乘虛竄黎雅一夕公覽文報有魯甸地名謂駱公此入蜀要道過大渡河賊不可制矣急檄振威軍總兵唐君友耕回軍扼河甫至賊舟已近岸會河漲夷酋助擊之遂擒石逆公之警切善料事由山川如在目中耳性亢直不阿附貴寮官考功時與長白恩桂公爭渭南令議敘事忤其意七年不遷長白公病尚書陳文恪公吏部堂宣言曰小山將死矣爲我言黃君淹滯久當遷

其言也善公亦自謂長白公精覈吾以故益加慎受
益不少矣在晉佐星使治臨汾令濫刑斃命之獄人
疑其移尸抵換無敢主啓驗公曰果易尸更究易尸
者卒啓之杖傷宛然獄乃決又嘗以事爭論當事前
或謂盍少遜不知大府有肝疾乎公曰吾官雖微五
臟豈獨不全然當事心敬公其去也留之再及病僑
保定猶遣紀奉書往逆公答牋詞氣仍磊落不撓公
出處極矜慎然未嘗以廉退自高咸豐八年山西巡
撫奉　詔入都與當軸議　巡幸事檄公自隨語公

當軸雅重君數問君名盡往見公對曰公事召則見
卒不往部曹派督營繕例視爲長官調濟公在考功
堂派督修八旗營房與同寮慶約公論工頭無得至
私宅人皆難之在晉人有獻千金爲贄求列門下郤
其金厲以名節其人卒改行爲善其律己不近名多
類此與人交坦夷不設城府人亦信其無他好急人
之難佐陳文恪治部員張某獄詞引承審之楊君彤
如馮君志沂皆端人也刑部訊無請託猶以難保無
三字陰陽其詞公從容爲陳文恪言外間以此三字

對莫須有文恪悚然曰何至是竟得釋有同寮垂死以後事託公延其妾及子女於家命左淑人護視之人謂公不負死友矣自少至老不釋卷然自視欿然如未嘗學好山水所至必寓諸圖辛酉乞病嘗撰聯自贈云書因少讀辭官補山未全看託夢遊胸次超曠可想好深遠之思心血多耗然天性淡泊屏棄嗜欲暇則怡情昔人書畫名蹟體雖弱而神氣湛清同治丙寅七月二十八日偶聞時事感激得疾久之益篤十一月初三日夜聞鴉聲起作古木寒鴉小幅擲

筆臥遂不食喃喃語海國事呼紙作不如意恆如此
六字初六日申刻卒於官廨享年六十有九劉公疏
聞請以遺事宣付史館道梗不可還黔子彭年奉柩
歸湖南配左淑人先公七年卒行事具彭年所紀賢
母錄子五人長葆謙國子監生早逝以彭年官贈儒
林郎次彭年翰林院編修次晉齡次又齡次葆恆女
三皆殤孫四國瓚湖北候補同知國瑾國璪國瑄女
孫四曾孫康官殤曾孫女一彭年涕泣請爲公行狀
柏心竊謂方今贍軍食莫如屯田最善行之三秦視

四方尤最善獨公以經世之才萃心力於此一事勤有成書適當劉公撫秦見與公同又適仗節扶風兩賢相遇毅然措置千載一時之會也今年春柏心至總督左公軍次語及此左公曰琴隖吾老友也吾往得左右手矣孰意公殁而劉公亦去秦也昔趙後將軍以耄耋之年屯耕塞下破平諸羌振旅而歸功無踰於老臣公獨不得及身告成顯勳猷於麟閣非才不逮古人乃時事蹉跎若有所跋疐者然是則重可惜者矣公謀議大者關機要秘不得宣臨沒遺攄與

祖士雅宗汝霖同人亦莫能知也惟條舉言行彰著
卓越瑰瑋者詮次於篇庶天下能言之選論稱撰述
揚公之美得備采擇焉謹狀

記清操見漁舟紀談卷二

江夏彭崧毓撰

黃子琴隖余同年友又姻家也其微時嘗饔飧不給鄰有孔先生亦恆不舉火兩人閉戶讀不以貧而廢書孔園中有桃擷以分餉妻孥不飽亦無妄求其事載黃子之配左淑人傳中古稱於陵仲子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者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黃子所處不幾類於仲子乎哉及旣仕其貧差愈於作秀才時而其介

如故余與之同年見其後之介而不知其前之貧及
爲昏姻知其前之貧而益服其後之介然而天下之
稱清操者未及黃子而黃子亦不爭廉介名何者其
官不尊其祿不厚暮夜之卻千金之辭不以爲名絕
口不道故世無知之者然則士大夫成一節獲一名
毋亦有幸有不幸歟伏思　國家祿賜之厚俸錢而
外益以養廉官愈大者祿愈多人苟不昧天良何忍
復萌貪念而或有矯矯自好峻立其防有攜琴載鶴
之風無請帶求環之事共相稱詡侈爲美談不知歲

祿萬緡足資取用薪芻之細亦有常供上自　朝廷
下至百姓無不預以廉名待之而可以廉則廉此人
生之大幸也尙何簠簋之不飭哉否則性成饕餮谿
壑難盈饞鼎之誅亦可深畏吾見有不貪者矣廉則
未之敢知也吾見有懷刑者矣介則未之能信也是
之謂愼行不可謂清操

誥授中議大夫陝西鳳邠鹽法道　敕祀陝西名
宦祠貴筑黃公墓表

湘陰郭嵩燾撰

公諱輔長字琴隖先世由江西瑞安遷醴陵十五傳至公之考運裳公再遷貴筑遂家焉曾祖曰朝瓚祖曰承謨三世並以公貴贈中議大夫運裳有子四人長曰安泰次曰輔廷山西垣曲縣知縣次曰輔相廣西右江道殉難柳州其季公也少貧讀書自刻苦遭父喪徒步走雲南三千里告貸所親得三十金歸葬

自是貧益甚至屑糠以食日夜自砥於學無所得書故湖北布政使唐公樹義與友善時擕小童負書簏就公公遂以博覽經史周知古今事變慨然有志經世之學由進士官吏部文選司主事遷驗封司員外郎再遷考功司郎中以知府分發山西公在吏部主天下人才進退例案出入比校吏緣爲姦公輯舊案揭示吏部堂使不得蒙匿撿飾遇事持大體論辨侃侃無所阿回尙書長白恩桂公方厲威嚴以公言事忤意積七年不遷及病且死語濰縣陳文恪公曰黃

君賢者而久淹滯此吾過也昆吾竇君垿爲鐫石曰
硬黃以贈公於是人知公直諒能任事而憂公之道
不行於今公出守山西聞貴州亂作遽歸歸則倡議
團練躬自察形勢建碉堡積穀省城二萬餘石治垣
堞樓櫓以其間撫輯清水江諸苗已而賊犯清水亂
民四起公急馳巴香平其亂以功擢道員旋署山西
冀甯道時戶部鑄行鐵錢議就鐵鼓鑄設寶泉分局
於平定州鐵錢積滯不行京師錢法日壞而平定一
州歲銷鐵錢千餘萬富事以州地小請通行各府州

縣鐵錢日賤物踊騰貴山西錢法亦大壞公以鐵錢
餘利歲解部銀三萬餘兩爲利無幾而爲民害甚大
通行各府州縣必議交納錢糧以三萬金之餘利而
妨數百萬金之正供是謂利一而害百巡撫英桂用
公言上聞分局遂罷當事者注意倚公矣而公以抗
直積忤當事於是人又知公之道不行於山西直隸
總督恭襄公恆福故爲山西巡撫知公會天津海防
急調公直隸爲部議所持公亦環視歎曰有機事者
必有機心吾老矣焉能堪此居久之四川總督駱公

秉章馳書召公遂入蜀而劉公蓉適巡撫陝西議興屯田詢利病公爲營田輯要曰成法者十七曰積弊者十四大旨在爲民興利而不與民爭利劉公得公書大喜密奏公授陝西鳳邠道公遂一以營田自任正經界定限制行之期年墾田十八萬餘畝於是士大夫知公者相謂曰黃公之道庶幾一行於劉公而公以積勞病遂卒年六十九同治五年十一月六日也公爲政一主愛人而剛嚴守法無瞻徇姑息其在吏部易州牧以賄事發覺侍郎張公與同年陰護之

公亦與同年因曰如此是骫法也何惜一同年之納
賄者而骫法以徇之其治獄山西臨汾令以非刑殺
人獄具矣而以疑詞上聞公爭之已而奉　旨詰
責卒如公議其剿巴香賊有武生羅憲章者大猾也
與賊通族衆且强公至問曰巴香亦有以死拒賊者
乎衆曰有羅燦奎憲章叔父也公召其子慰撫厚䘏
之衆皆感泣急召憲章問通賊情狀厲聲曰誰能保
憲章不反者卽反與同坐衆出不意莫敢應公顧曰
汝羅姓亦無敢保者乎卽縛斬之衆大懾凡斬王登

學姜洪三人自是巴香民無反者山西大吏議行保甲求公在黔成法公曰事不躬親取行文書集事其可得耶苟非其人法雖良爲害而已大吏意難之山西保甲亦終不行而公在黔在秦行之皆著成效其辦陝西營田陝甘總督楊公岳斌請以陝西回民叛産變價充甘餉公言變産利近而害多募民開墾其利遠陝西民力竭矣募民開墾應者無幾甯復有越境裹糧以就危亂者如此則弊且不可窮詰劉公遂據公言覆奏府州縣有以營田爲利者悉論如法是

以陝民思公尤深劉公於是具公事蹟祀陝西名宦而請以公治行編入　國史循吏傳得　旨褒敘如例嗚呼吏失其職久矣世所謂循良務在平易近人情邀流俗稱譽容頭保姦馴至大亂而賢者樂趨焉有能持正議行正道則謂迂闊不能和同於人爲世大詬嗚呼孰知夫循良者非能持正議行正道而固不可哉微公誰與討論政治之得失微劉公則又誰與表章公之道以有傳也公夫人左氏有賢行先公卒子彭年自陝西奉公與夫人之柩歸葬湘鄉從

公志也嵩忝與彭年同舉進士夙知公益知彭年學
行能守家法乃敘次公行政大要揭之墓道以俟後
世徵公軼行者有考焉

誥授中議大夫陝西鹽法鳳邠道黃君墓志銘

湘鄉劉蓉撰

同治五年十一月初六日陝西鹽法鳳邠道黃君卒於任越三日予爲疏列治狀於　朝得　旨褒異命祀陝西名宦祠下其章宣付史館明年其孤彭年以喪還湖南又明年戊辰三月卜葬湘鄉樂善里十區之大塘冲山夫人左氏祔焉彭年以監利王君柏心之狀來請銘予與君同官陝西相得也又與彭年交最篤其敢不銘君諱輔辰字琴隝世爲湖南醴陵人

逮君考始遷貴州年十七補貴筑博士弟子遭父喪
徒步走雲南三千里貸金以葬旋遭母憂困甚諸兄
皆客游畱錢四百米二斗贍之益茹苦自砥於學夫
人躬井臼佐之食不給則屑糠和麥麩爲粥以繼又
不給則就鄰舍孔生擷園中桃實生啖之意嘗充然
讀書窮日夜不倦從友人借史漢諸子手鈔積數十
卷已又從其兄之山西官所講求時務利病得失由
是學益閎肆慨然有經世之志矣道光壬午舉於鄉
乙未成進士補吏部文選司主事遷驗封司員外郎

再遷考功司郎中貴矣然被服操履如寒生時平居溫然與人無畛畦及遇事侃侃持正論不視勢俯仰前郤屢忤尚書恩桂公又與侍郎張公爭易州牧貪墨事抗論再三同官或目之硬黃鑴石贈之然公但知謹法度舉吾職而已未嘗以節概自標異也久之以知府分發山西會貴州楊鳳亂君馳回籍集士紳修碉卡行保甲法撫輯清水江諸苗弭其怨隙其後賊至無叛者巴香亂君馳往大會團衆縛斬羅憲章王登學姜洪三人義肅民安事以大定以功　賞花

俄擢道員仍發山西時患餉絀議抽釐以濟君謂晉人皆賈於外又山程非他行省比不宜以病貧民爭之不得則請蠲苛細取大宗不切民日用常需者戶部設寶泉分局於平定州就鐵鑄錢既滯不行則請分銷各府縣歲收息銀三萬兩解部君謂京師用鐵錢以濟銅幣之乏也山西銅幣敷而用鐵故弗便今如通行各縣必令交納錢糧銅少鐵多司庫必絀以三萬之微利妨數百萬正供是謂利一而害百卽專行平定一州然鼓鑄不息日積日滯患滋大且州在

萬山中工匠蝟集諸亾賴混跡輙趨不可稽禁奸民
煽之害胡可言巡撫英桂公用其議入告分局遂罷
兩權冀甯道加鹽運司銜調直隸軍營至大沽海口
察形勢請以重兵扼北塘僧邸迂其言不用卒以大
潰後政府聞其賢或諷見之君謂非公事義無私謁
終不往也既還山西英桂公雅重之然君內自度孤
直不諧於時堅乞假歸抵成都客總督駱公秉章幕
於是君年六十有五亦無意世用矣會逆回大擾秦
隴間荒殘無耕者子承　詔巡撫關中疏請興營田

裕民食而函訪利病於君君因采錄官私書爲營田
輯要三卷述古經經制得失讀之犁然㑹非君莫予
助者於是啓請授君鳳邠道至則舉西同鳳延鄜邠
乾七州屬營田事委之君謂關中土曠人少非招徠
客民事未由濟然墾荒所需耕牛籽粒農具棚舍之
屬官不能給民不樂趨也則莫如即以地畀之薄收
其租畝二斗爲差六年屆滿則給劵使世其業然慮
田無限制賦無定則吏得以意高下爲民患也則議
先正經界畧如古井田法量地每百畝爲段編列次

第書賦額多寡於券視土肥瘠別等則上下授之凡
領墾者以先後爲次自一至十毋越其序十段爲甲
十甲爲里里置長焉里長總十甲租課歲輸之官凡
移徙更替事皆責之別授田六畝俾食其入爲庶人
在官者之祿而縣總其成令下民大便之期年凡墾
田十八萬餘畝又撥產給關中書院米薪及各義學
養濟院育嬰堂種痘局以至灞岸堤工渠工之費諸
廢以次舉矣會時稍異君感憤疾作數上書求謝事
予念功垂成又難其繼顧君積勞且病不可強留也

久之君竟不起而秦益多故矣夫人左氏懿行篤備
先君七年卒曾祖朝瓚祖承謨考運裳皆贈中議大
夫曾祖妣張氏王氏祖妣羅氏妣匡氏皆贈淑人君
律身清嚴而不立崖岸論事持大體而務盡纖微計
久遠其在黔治鄉團置屯租在晉規形勢險要圖扼
塞以固畿輔皆幾成矣而卒廢及來秦治營田慮患
必深創制無頗效未半而君遽病予亦去官終以不
竟其施故秦人尤嗟惜之君病中賦詩感悼亦自傷
所志之不就也然予觀古井田溝洫諸法大都累世

經營聖哲相繼積數十百年而後大治其其時侯國秉一王成法子孫世守私土田爲樂利亦兢兢莫敢廢隆非久道政成之效歟自郡縣興而治歸牧令又不數歲而徙職事治否非天子所得周知也故上下以文相承深智之吏知弊積而難返利遠而不可驟興則蹈襲故常不敢圖創始難成之功不肖者視官如寄或骫法令爲姦利苟焉以便其私由來舊矣然則君卽以耆年終事任豈能保吾志之必成與繼君任事者之必不廢吾法哉惟知其然而不以自撓不苟

簡以急近功而必規百世之利不逆策後人之莫吾
繼而必竭一日之誠此仁人君子忠貞篤棐體國經
野之遠猷所由異於後世能吏之爲而君之賢遠矣
予於君治行不悉著獨舉經世大畧係時得失者垂
世鑒焉蓋世變甚則任事愈難其成與敗非人之所
能爲也君亦盡其在我者求爲可繼而已其他又奚
恤乎君卒年六十九子五人長葆謙國子監生早逝
次彭年官翰林院編修次晉齡又齡葆恆皆殤孫四
人國璸湖北候補同知次國瑾國璪國瑄也彭年賢

者學行爲世推重諸孫皆傑立勵學自修君祉所施
庶其無旣銘曰
以儒起家仕則邅十年郎署淹不遷艱貞百試志彌
騫匪鳴吾介道則然官遊汾晉涉幽燕中藏瓌瑋鬱
不宣晚起承　詔西營田嗅咻婦子惟攸便襁負偕
來歌復絃我黍芃芃瓜綿綿創始在人成則天位不
竟功奪其年　帝奬循良嗟爾賢　詔書惻怛光黃
泉我銘惟實納幽阡後有作者考斯篇

先隴碑陰記

烏虖彭年今日始得奉吾父母體魄之藏於此可勝痛哉憶自咸豐九年吾父從戎海上彭年奉母自晉之燕逾年三月母卒其時楚蜀兖豫道梗於寇不得歸已而津沽戰北畿輔震驚遂以是年六月權厝於保定城東之焦家莊同治元年春湘鄉劉公佐四川總督駱公大破賊於綿州書招吾父入蜀彭年載母喪以從謂自蜀可以入黔而自秦亦可達楚也三月至西安則蜀匪入自甯羌皖匪入

自山陽回民乘之秦中大亂又以是年五月權厝吾
母於西安城南之湖廣義園時彭年之繼室劉道卒
亦附厝焉既由間道隨　侍至成都居三載吾　父
起家分巡鳳邠彭年復從至秦四年秋謀歸　母喪
方啓殯而有固原叛卒之變又不果行五年十有一
月吾　父卒於任是時賊犯秦疆官軍連挫西安城
閉不啓六年二月賊稍遠奉喪以行四月過長沙聞
湘鄉土匪之警止焉九月始至湘鄉溯自吾　母之
卒八年凡遇寇警者五吾　父之卒兩年凡遇寇警

者二而山川險阻殯室水火之虞又時怵於目而慽於心蓋遠道之難如此方吾　父之客蜀也劉公方布政蜀中相語歸老衡山厥後同官於秦數申前約迨吾　父病亟聞劉公乞骸骨得請喟曰吾不能與公偕矣歎息久之故彭年以喪歸遂定居湘鄉從先志也喪至長沙彭年先往審葬地窖木驗視則水滲焉或掘得蟻彭年往者不信青烏之術至是仰天大痛劉公聞而哀之朱君鐵橋周君雲衢李君北岡李君梅臣劉君亙卿相與冒風雨跋涉泥淖披荆榛度

形勢劉公以病閉門猶時彊起爲登山審視凡七閱月始得吉卜於湘鄉樂善里十區之大塘冲山同治七年三月初八日奉兩棺而合窆焉蓋葬地之難又如此而卒邀天之幸友朋相助之力以終大事吾親之靈其永奠於兹邱矣夫吾　母之卒也馬平王君定甫預爲之銘其權厝保定也桐城方君存之爲之誌既合葬乃更乞劉公爲撰銘謹泐石識其後以志吾痛而示子孫使知　先人遭時之艱返葬之不易而劉公及朱周諸君之篤誼爲不可忘云同治七

年　月　日孤黃彭年記

故陝西鳳邠鹽法道琴隖黃公誄文

貴陽傅壽彤撰

同治五年冬十一月辛酉故陝西鳳邠鹽法道琴隖黃公卒於官巡撫湘鄉劉公以狀聞 詔祠陝西名宦宣公政蹟付史館同里傅壽彤與公子彭年交最久知公悉且戚屬也因爲文以誄公其詞曰

嗚乎公生六十九年公出而仕三朝之間 宣廟中葉公典銓司居下弗諂處湼不淄身屯道蹇符矩契規洎我 先皇公改外吏至於太原兩監司事

世方多難晉無阻囏上下持籌以輸金錢雖備儲峙乃罹削朘用是爲政公曰不然太行迤西天下之脊當厚本根以隆國脈民有土田田有溝澮公曰二者是民之賴榷貨以釐鑄鐵爲幣公曰二者皆時之厲何去何從一與一廢不於道謀自爲 國計政成被徵發戎畿輔遘時不造公乃羈旅遠踰彭碣屢僑梁土猶歟蜀帥署爲幕府我 皇紹祚寅纘 兩宮詔求賢良以薦起公公來自蜀受事於豐揃巡豳鳳堙阻羌戎維歲在丑 皇帝四載秦亂初平草萊

未改公曰治之宜營與屯屯以餉軍營以贍民民以
生聚　國以庶殷僉曰時艱宜充軍糈公曰民勞宜
餔田父是爲遠圖云何小補樹植科條規準機杼行
之期年其效已覩授我一編允爲治譜公之治行於
此可思公之於秦不罄設施秦有俊彥干旄拔之秦
有孺嬰乳哺活之秦士無告粥之饘之越　帝五載
有事西陲畺臣督師公畱守障編立伍保綏輯民回
措城以安俾秦不危父老有言惟公是德野無曠土
邨無萊色里無奸宄公無失職天假以年百廢俱修

誄文

胡施未竟而正首邱疏入於　朝　皇帝曰吁哀此
循良爲臣之模胡以飾終厥惟禋祀爰公之靈哀公
之美爰　敕儒臣著錄於紀碩碩其行光我　皇史
嗚乎公才足用於時嗚乎公志匪世所知不知公者
哭公之哀其知公者惜用公遲公遇屯矣而名則垂
公身歿矣而行不頹予之哭公匪曰予悲哭公之去
而莫予追憶公未遇從先子游予甫束髮公已黑頭
及予計偕公官亦成屢主公宅太息生平期爲世用
貽親令名予忝侍從公適假歸烏延寇起逮於水西

予與公子從公於鄉共謀守衛用固井畺餘事治學公語諄諄交情三世坿以婚姻平章弱息許字文孫知公明德後有達人永締於好慰公懇懃公居幾時西入河汾不才奉　命從事洛濱別公一紀跡疏音頻曩者書來予方在疚經營窀穸遙相指授故隴榛荒湘湄嶽秀宅兆俾鄰藉與公覲孰云於今公忽奄逝慟懷於民震悼於　帝矧予親知能無隕涕太華迢遙九幽懸隔欲賦大招奚追魂魄灑泣陳辭以告心惻

關中書院肄業生公祭黃琴隖太夫子文

臨潼呂申撰

維同治五年歲在柔兆攝提格十有二月辛卯關中書院肄業生王應鵬穆煊黃桂枝陳義蘊何炳强烈楊鼎昌張森鉞呂申田樞王炳文陸鴻騫李寅高岳崧李騤馬驄孫希文姚定基李逢時李槃紫馬煥南雷聲一呂雲奇李紫函李培滋伍生輝李象枰李秉鉞蕭秉鈞張延功王度劉志郭尙德翟含英鄧雲章蘇榮薛焜潘矩垣陳兆霖陳煥琁陳煥珪郭際春李

炳坤高登嶽雷鍾德馬儀王葆田黃士英翕安吉李
友杜余煥奎張甲榮張心存張協曾羅致祥羅致錦
姜守謙宋應辰韓之驊李煚馬騏傅作相李墉李焱
李圻李鍾彥李鍾俊李佩銘李允元張大純劉志廉
姜夢蛟陳丹書王恩誥鄭鉢孫楨寇廷弼蕭士鎮蕭
映離張銑汪宗基趙國楨張煒張恩榮孫維祖魏清
修武豫鏊劉一新柳晉壇朱廷輝華錦堂王煥章劉
大善趙天錫許嗣衡許嗣愼王二南等謹以香楮庶
饈之儀致祭於我琴隖太夫子大人靈前曰嗚呼天

蘄西土遽殞忠貞國摧厥寶士喪厥程五星隱耀三輔吞聲深感庶姓匪惟諸生我太夫子日月光爭萬載千禩彌芳令名昔在跡晦茹苦食貧藜布行素菽水歡親乞賻於滇飯桃於鄰黨播其孝里漸其仁憂不改樂探顏之眞讀不窺園底董之醇克艱克勸天相吉人由困而亨乃大厥門毓爲時棟聘待席珍修家獻廷罔不垂勳始贊銓政昕夕勤公得戎簡要得楷清通力除積弊心秉公忠標高揭已和而不同以此積忤孰能和衷中立屹然侃侃周旋不移於勢不

撓於權邱山儁介洒水清漣治本探原名論尤鮮旣
而解組覓樂田園居席未煖風鶴忽傳慨念桑梓挺
身奮焉乃除戎器乃峙糗糧乃招鄉兵乃飭戎行曉
以大義激發天良有嚴有翼致命知方走敵完鄰克
固邊疆我太夫子忠于禮胄置腹推心義匡仁覆蠢
玆有苗亦遏厥鬥厥鬥旣遏歸誠恐後舞羽翕風迄
今再覯英英唐君命世之哲期在共濟奮其勇烈巴
香之捷直擣巢穴剷平禍亂大賚窮子藥之養之旣
佚且悅以除巨憝靡不心折以褒忠節靡不奮越德

威遜布永清戎蠻經緯富有用之不竭豫氛波盪晉事孔棘載奉　帝命畢殫臣力設伏扼隘往無不得及領度支尤著鴻規弗虞庫帑弗朘膏脂三幣富國七福救時盜鑄無慮流泉載滋裒多益寡挹彼注茲軍實旣裕民生旣熙　先皇曰咨余嘉汝爲攸績方懋兼秩示輝寵旣榮矣厥心彌慄忠存軌迹義形風色思培芳蘭竊除荆棘迺俗弗伍振纓從好琴鶴逍遙流巘高蹈希古屣榮定跡懷冲世霸虛禮州壤推風錦城小住帷幄運籌謙謙駱公誼洽情投我太

夫子克狀其猷爰調振武以據上游守大渡河扼要
賊舟鼓我勁旅卒彼夷酋殲厥渠魁悉出奇謀抉神
探妙世罕與儔功耀體潛素履是占能也勿矜勞也
攟謙道固懷邦情奚靡爵逸翮獨翔孤風淡若卯冠
綴卷臥游行樂時紛解矣取性林壑淵哉劉公究心
民瘼謂我秦民殘於水火拯溺濟厄非公不可聞命
歎曰負林園乎負蒼生矣余其忍諸時固可爲豈昧
良圖西土有衆同望雲霓謂太夫子必不吾欺如父
如母庳瞻庳依歲在旃蒙始抵秦中循譽夙扇臚歡

誕邑惠我德政更僕難終謹掇其要聊抒哀恫巨鶻
肆虐嗷鴻相逐喪亂甫平傷心蒿目慨喻鄉里墾萊
樹穀乃疆乃理維饒維沃既種既戒載生載育寬其
租稅課其藏蓄經界既正家給人足迺瞻寒畯弗事
披吟嗟彼枵腹其能洗心分田以養嘉惠士林迺瞻
幼稚飢寒哀鳴撫字道喪烏乎遂生視如己子保赤
求誠凡此偉績炳焉昭茲潛斡默運尤賴維持唐晉
花門杜老諷詩宋和西夏韓范陳詞不有俊傑誰識
時務羈縻非策蕭瑟可慮轉危爲安遂紓西顧造此

隱福何以取喻南仲城朔伏波豎柱試監滇軍自明其故萬年乃德豈一時慕嗟太夫子名世興賢應期誕哲絕後光前靑矜敬業藍縷守先貧而非病孝可格天肅肅風政沈沈器局直似貞筠溫如瑞玉淸不置冰明非舉燭樂在必行處淪罔憂跨俗凌時遠蹈獨游然其胞與一日難忘時不容僑才未盡匡年踰耆艾始樹我棠直道雖伸暮景堪傷使其天假必更有為神乎孰忍竟至於斯斯民曷仰邦國殄萃齊殞晏平行哭致禮趙殂昌國列土揮淚剢太夫子隱德

宏濟千載一遇儀型ㄧ永逝鏘洋遺烈ㄧ永ㄧ永無替嗚呼
哀哉尚饗